



盘羚的起死回生

科学幻想故事



盤鈴的起死回生

—— 科学幻想故事

田文仲 王念赤

古蒙内 古蒙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古蒙内 古蒙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16开 128页 3.20元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5190.8, 1980, 361, 0.007, 1.00, 1.00

盘铃的起死回生

——科学幻想故事——

王念赤 田文仲

盘铃的起死回生

——科学幻想故事

田文仲 王念赤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62千

1980年5月第一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统一书号:7089·136 每册,0.30元

写在前面

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不断为人类生活创造着奇迹。它使许多神话中的科学故事变成了现实；同时，又启发着我们更大胆、更奇妙的幻想。

我们的祖国，正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飞奔，我们每个人谁不曾在自己的头脑里描绘过关于未来的美好图画呢？

这些科学幻想故事里的科学内容，大多并不是今天已经实现了的科学技术成果，但却是当代科学技术正在攀登的高峰。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正在为实现这些美好理想而忘我劳动。

亲爱的读者：我们相信，用不了很久，这些故事就会成为现实。而你和你同时代的许多人，也许就是这未来世界的开拓者。你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的奇迹，将会使这些故事，相比之下变得平庸无奇。但是今天，你们如果能够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到一些有关科技领域发展方向的梗概，从而激起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这也就是本书的写作目的了。

作 者

面 前 亦 军

目 录

写在前面

盘羚的起死回生 (1)

兰妮的眼睛 (15)

“你好，铁教练！” (25)

贝贝是怎样代替恰恰的 (36)

甜蜜的侦察 (51)

没有骨头的肉 (62)

大花猫的新职业 (71)

绿羊奇谈 (80)

赶云记 (94)

神奇的万能胶 (104)

阿拉坦淖尔传奇 (114)

盘羚的起死回生

在我的家乡——大青山杏花沟的深山里，有好多稀有动物，其中最珍贵的要算盘羚了。这东西可真够稀有的，就连我那打了几十年猎的爷爷，也只见过那么几回，听说他还见过一只领着羔子的母盘羚呢。可是却从来没有猎获过。爷爷说，这种动物跳得高，跑得快，听觉又特别灵，人还没等看见它，它早就听见你的声音逃走了。

最近这些年，更是谁也没有见过盘羚。野生动物研究所的贺松叔叔，还曾跟着爷爷在深山里转了好几个月，连个盘羚的影子也没看到。据他估计，这种稀有动物可能是灭绝了。

可是就在去年，盘羚又突然在我们杏花沟出现了。

那是去年暑假，一天，爷爷带我进山打猎。我们的手气不错，爷爷打了一只狐狸和三只野兔，我打了两只野兔和一只野鸡，还拣了一窝野鸡蛋呢。

太阳落山以前，我们坐在神马峰对面的一块大青石上休息。晚霞给神马峰披上了一层红纱，使它更象一匹昂首狂奔的神马了。我正出神地欣赏着神马峰的雄姿，忽然看见“马头”真的活了。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头上盘着大角的动物，迎着夕阳，站在“马头”上。

“爷爷，快看！”我指着神马峰顶说。

爷爷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惊喜地说：“啊，盘羚！它又出现了。”

我们出神地看着盘羚，谁也不敢动一动，生怕惊跑了这只罕见的美丽动物。过了有半分钟，这只盘羚一闪就不见了。

当时我真想拿我们的全部猎物去换这只稀罕的盘羚。不过能够亲眼看一看它，也是一种幸运呢。回家的路上，我跟爷爷谈话的题目一直没离开盘羚。爷爷给我讲，盘羚没有防御能力，全靠跑得快。有时，它被虎豹追得无路可走时，宁肯从老高的悬崖上跳下去，也不肯被生擒。多么倔强的动物！

爷爷是山林巡护员，又是野生动物研究所的特约顾问。第二天，他就赶到研究所去报告盘羚出现的消息了。

贺松叔叔对爷爷说，盘羚对研究野生动物资源的

意义很大。目前世界上只有巴黎的自然博物馆里有一只盘羚的生态标本。至于活的盘羚，全世界的动物园里一只都没有。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捕到活的。不用说，这任务委托给爷爷最合适了。贺松叔叔把麻醉弹和电子猎犬交给了爷爷。

爷爷回来后，马上带领狩猎小组的两名猎人和我一起进山，去猎捕盘羚。猎犬是用不着带了，因为有了电子猎犬，不过马还是得骑，因为还没有电子马。所谓电子猎犬，其实也不在地下跑，只是一个比怀表大不了多少的圆形盒子。那里面装有灵敏的生物电感应器。它能够指出附近任何动物的方位和距离。当然，它不认识“盘羚”，只认识“动物”。它先给我们找到一只狍子，随后又找到一只野猪。接着，它的指针又疾速地指向了神马峰。

当我们来到神马峰下，果然发现了盘羚。这家伙一定已经发现了我们，只见它象箭一样向神马峰顶射去。我们立刻向神马峰的“马头”包抄过去。越逼越近了，远远地看见盘羚在三面是峭壁的悬崖上焦急地打着转转，爷爷赶紧举起了枪。

可是，就在扣动扳机前的一刹那，只见盘羚那矫健的身影在空中一闪，就跳下了悬崖。结果飞出枪膛的麻醉弹已经什么目标也找不到了。等我们奔向深谷

找到盘羚时，它已经躺在血泊之中，殷红的血染在那青白色的长毛上，盘曲的大角撞断了一只。

爷爷赶紧用纱布给盘羚草草地裹住了伤口，然后命令我把它送公社兽医院抢救。我驮上盘羚，飞马向公社所在地奔去。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兽医们把盘羚放到手术台上，它已经断了气。

哎，事情的结局真叫人伤心。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只盘羚的死，而且是盘羚这个物种的死。我们这个地球上也许再不会有盘羚了。这怎么向贺松叔叔交代呢？

正当我为这种不幸流下伤心的眼泪时，随着门外一声汽车喇叭的鸣响，走进一位手提皮箱的中年妇女。兽医院的人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并且莫名其妙地称她“牛保姆”。这位牛保姆说是来取良种奶牛的繁殖材料的。她怎么是牛的保姆？牛的繁殖材料又是什么？

我正在琢磨着的时候，牛保姆已经从里面走出来，手里还提着那只皮箱。她准是取上了那“牛的繁殖材料”，这时，正一边朝门口走，一边向兽医院的人告别。

忽然，不知是发现了我，还是发现了死去的盘羚，

牛保姆停下脚步朝我走来问：

“怎么了，孩子？”

我向她讲述了盘羚的悲剧。她上前摸了摸盘羚的尸体，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意料不到的话：

“也许还有希望。”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琢磨这句话的含义，牛保姆已经招呼人们把盘羚的尸体（现在也许不应该叫尸体了，它一定还有一线生机）抬进了里面的房间。

啊，盘羚有救了！我转悲为喜，等待着它奇迹一样地起死回生。这时我已在盘算着，趁着放暑假的机会，我一定在爷爷的指导下，尽一切力量护理好这只受重伤的盘羚，争取为保护国家自然资源做点贡献。我也在盘算，等一会儿牛保姆（对，应该尊敬地叫她一声牛阿姨！）抢救盘羚成功，我要以红领巾的名义，同时代表我爷爷，也代表贺松叔叔向她表示感谢。我还在盘算，应该飞马向爷爷报告盘羚得救的喜悦，好让他放心。

我刚刚把这几件事盘算完，牛保姆已经从里屋走出来，手里仍然提着那只皮箱。她一边急匆匆朝门口走去，一边同样急匆匆地对我说：

“孩子，不要着急，盘羚也许不会灭绝。”她话音未落，人已经走出了屋子。没等我弄出个究竟，门

外传来一阵越去越远的马达声。她走了。真是神秘
的牛保姆。

当我回转身来，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人们把盘羚
按原样抬了出来，它仍然是一具死尸。

我冲出屋门，骑上马背向大路奔去。公路的尽头，
一个活动的黑点正从视野中消失。望着那伸向天边的
公路，一大串问号浮上了我的脑海。……

后来，我又和爷爷带着侥幸的心理到杏花沟去转
了几次，始终没有遇到补偿那次损失的机会。那只盘
羚的死也许要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憾事了。

一年以后，爷爷突然接到贺松叔叔一封信。当我
把信念给爷爷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
呢？也同样对自己的眼睛表示怀疑。因为那信上说，
我们捕到的那只盘羚，已经繁殖出小盘羚了，特邀请
我们去参观。世界上竟真有这样稀奇的事！

我和爷爷带着一大堆问号迅速赶到野生动物研究
所。

我很难对你说，我是走进了动物园，还是走进了
自然保护区。我只觉得，好象有一双妙手，把我们的
杏花沟搬到这城市的一角上来了。那葱郁的树，茂密
的草，蜿蜒的溪流，嶙峋的山石，让人感到多么亲切
呀！不过，对这些更有亲切感情的还是那些在山林中

窜来窜去的野生动物。我看见，短角厚毛的青羊，相貌难看的旱达犴，在树干间跳上跳下的紫貂，和在枝头上尽情歌唱的小鸟，都生活得那么安闲自在，好象这里从来就是它们的故乡。

我和爷爷顾不得仔细观赏这野生动物的乐园，因为盘羚的谜正在前边招唤我们。

绕过假山角，前面是一座畜舍。贺松叔叔远远看见我们，喊道：

“快过来看盘羚！”

我撇开爷爷奔了过去。只见一只羊羔正跪在母羊肚子底下吃奶。

“一只普通的羊羔。”我嘟哝着说。

贺松叔叔却神秘地笑着对走上前来的爷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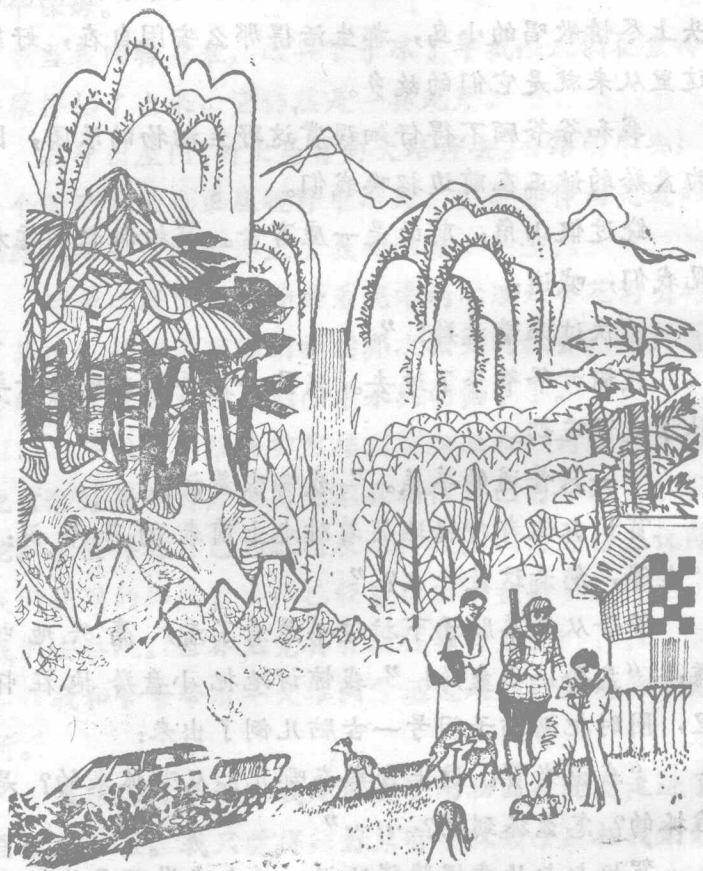
“大爷，您看这是什么？”

爷爷从母羊肚子下拉过羊羔看了看，高兴地叫道：“盘羚，小盘羚！”我惊讶地把小盘羚抱在怀里，同时把满脑子问号一古脑儿倒了出来：

“我说老贺，这大盘羚在哪儿？从哪抓来的？是谁抓的？怎么抓到的？……”

贺松叔叔故意慢腾腾地说：“大盘羚不是你们从杏花沟抓到的吗？”

“您在骗人，那只盘羚早就死了，我亲眼见到



的。”我一边说，一边从爷爷手里接过小盘羚，仔细地端详着。小东西在我怀里一个劲儿挣扎，还真有点野

性呢。

贺松叔叔问我：“你还记得那天在兽医院见到的那位牛保姆吗？”

“那位姓牛的阿姨？记得，她……”

“她不姓牛，姓苏，叫苏琼，是我们孩子他妈。”

贺松叔叔解释了一下后说：“来，我给你们慢慢说。”

他领我们向一块绿荫下的草坪走去。爷爷走在他后面，我走在爷爷后面，那只母羊又跟在我后面，因为我还抱着那只小盘羚呢。

坐到草坪上，贺松叔叔先问我：“你知道植物的无性繁殖吗？”

“知道。杨树的枝条，山药的块茎，秋海棠花的叶子，红薯的块根，还有……”我象背书一样流利地说下去。贺松叔叔截住我的话说：

“好了好了，说得对，但不完全。今天植物的无性繁殖，早已打破了大自然规定的界限。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我们可以把植物身上的任何一部分，在试管里培养成一株完整的植物。”

他从地上顺手拔起一株开着蓝花的小草，拿到眼前看了看，揪下一片叶子来，好象当场就要用它进行无性繁殖表演似的。他说：

“那么，能不能用动物身上的体细胞的一部分，

比如内脏、表皮、肌肉等，来培育出一个新的动物体呢？”

“就象孙悟空拔一把毛变出许多小猴那样吗？”我插嘴问。

“是啊，我们真该佩服《西游记》作者那丰富的想象力呢。”贺松叔叔回答，“古人当初想的，正是我们现在做的。我们不仅用动物的体细胞培育出了青蛙、老鼠、兔子，而且也培育出了牛和盘羚。”

接着，贺松叔叔就给我们详细讲述了盘羚起死回生这件稀奇的事情。……

去年夏天，在畜牧研究所搞良种选育的苏阿姨，从事牛的无性繁殖试验获得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当时正碰上我们公社那头良种奶牛得了病不能生育。苏阿姨决定结合这个生产上的实际问题进一步试验牛的无性繁殖。那天，公社兽医院为她事先从奶牛身上取下了肌肉组织。正当她前去取材料的时候，碰上了刚刚死去的盘羚。

为了抢救这种濒于灭绝的野生动物，她决定同时进行盘羚无性繁殖的大胆尝试，于是当即从死盘羚身上取下了肌肉组织，匆匆赶回研究所。

经过一番配制培养基的紧张准备，盘羚和良种奶

牛的体细胞都移植在各自的培养基上了。体细胞发育成胚胎的百分率指出，盘羚细胞的培养基显然还不太理想，但总还是得到十个完好的胚胎。

可是，动物的胚胎不能象植物那样在试管和烧瓶里直接长成幼体。它们需要一个同种动物的子宫。这给苏阿姨出了个小小的难题：到哪里去找盘羚的子宫呢？想来想去，家羊和盘羚最接近了，于是就试探性地把盘羚的胚胎移植到绵羊的子宫里了。至于奶牛的胚胎，那是不成问题的，把它们装到别的奶牛子宫里就行了。

过了五个月，小盘羚先于小奶牛出世了。它们的降生宣告了苏阿姨大胆尝试的成功，也预示着盘羚这个物种后继有“羚”了。

贺松叔叔讲完了。这时我才发现，小盘羚不知什么时候从我怀里逃走了，现在正跪在母羊肚子下吃奶呢。

听了贺松叔叔的讲述，我对那位神通广大的苏阿姨无限敬佩，真想把一年以前想对她表示的谢意，当面讲给她听。不知爷爷是怎么想的，只见他一边点着头一边说：

“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我又问贺松叔叔，一共繁殖了多少小盘羚。他告

诉我，十个胚胎移植后，只有八个母羊保住了胎，生下来又死了一只。

“这些小盘羚长大了都跟它们的妈妈一样吗？”我问。

贺松叔叔看着我笑笑说：“怎么，你忘了那对盘曲的大角了？”

我正在莫明其妙，爷爷提醒我说：“孩子，咱们抓的那只盘羚是公的呀！”

我恍然大悟，忙改口说：“那应该是它们的爸爸。”

“爸爸是有性繁殖中的亲属关系，在这里同样不适用啊。”

“那……”我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这特殊的亲属关系了。

“算了，以后让语言学家去创造一个新的词汇吧。”贺松叔叔说，“反正无性繁殖的个体都是些没爹没妈的孤儿，只有生它们的替代母亲和抚养它们的……保姆。”

听到“保姆”，我又想起了苏阿嬷，就打听“牛保姆”这个称呼的来历。贺松叔叔说：

“就是因为她整天照管着那些牛孤儿，才得了那么个外号啊。”